

香港的舞蹈發展至今，可以稱為豐盛，每年不但有數百台的本地舞蹈製作，更有數之不盡的教學及外展活動。但是向前看之餘，偶爾回望，卻驚覺我們對本地舞蹈發展的歷史，仍未有好好作整理。翻查資料，發現早於一九一八年，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便已有西方土風舞活動¹；一九二二年俄羅斯舞蹈家安娜·巴芙洛娃（Anna Pavlova）更曾訪港演出古典及近代芭蕾舞節目²……但這一切早年在香港發生的舞蹈事，隨着時光流逝，逐漸為人所忘卻。更令人遺憾的是，由於欠缺紀錄，新一代的舞蹈工作者無法累積前輩的經驗。每次與一些舞蹈

界前輩談及此事，大家都擔心早期歷史資料不斷散失，實在有必要盡快整理。

現存資料中，香港舞蹈界曾經有三次比較大型的舞蹈研究及紀錄，包括：

1. 二〇〇〇年出版，由香港舞蹈界聯席會議統籌及出版之《香港舞蹈歷史》，主要以歷史時序為主線，介紹一九四九至二〇〇〇年本地中國舞、土風舞、社交舞、芭蕾舞、娛樂舞、現代舞等的發展；

1. 香港舞蹈界聯席會議：《香港舞蹈歷史》（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二〇〇〇年），頁二十九。

2. 同註一，頁六十。

2. 二〇〇六年出版，由香港舞蹈聯盟統籌及出版之《舞緣。舞故》，以人物為主線，訪問千禧年代的三大舞團及一年資助團隊的藝術總監、五位編舞家、六位舞者及六位舞蹈教育工作者；

3. 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二年及二〇〇四至二〇一四年，由香港舞蹈界聯席會議統籌、兩年出版一次之《香港舞蹈年鑑》，以及二〇一五至二〇一六年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統籌及出版之《香港劇場年鑑》舞蹈部分，記錄當年的舞蹈作品及舞蹈家資料。

今次城市當代舞蹈團策劃的「研究計劃：香港舞蹈口述歷史」，嘗試以上述舞蹈研究計劃為基礎，並以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香港舞蹈「前專業化時代」為主要研究年代，讓後續有意研究香港舞蹈的學者和創作人，可以有更全面的史料、文獻作為參考。

兩位研究員李海燕及林喜兒親身在本港及遠赴美加，訪問十位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活躍於香港舞蹈圈的前輩，包括（按筆劃序）吳世勳老師、吳景麗老師、郭世毅老師、梁漱華老師、梁慕嫻老師、鄭偉容老師、楊偉舉老師、劉兆銘老師、劉素琴老師、鍾金寶（Joan Campbell）老師，進行紀錄和資料整理。每一位老師的背景、專業、性格、崗位都有不同；他們的足跡，有從內地或歐洲到港發展、有從海外負笈回流，也有離港於海外落地生根，正是香港社會人口結構的寫照。絡繹不斷的人口流動，為城市帶來各方影響，而香港的整體文化，包括舞蹈，也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慢慢給建構出來。

透過出版《拾舞話：香港舞蹈口述歷史（五十至七十年代）》，我們

希望從各位前輩的記憶中提取不同角度的觀點，以一個有溫度的口述歷史方式，建構香港舞蹈早期發展史料。我們關心的不單是事件及事實，更希望從各位舞蹈界前輩口中發掘當時親歷其境的個人感受、觀點和意見，保留舞蹈發展的多樣性紀錄。考慮到口述歷史的性質，我們亦補充了不同來源的資料，作為口述觀點的對照及互補。兩位研究員並以搜集到的資料為基礎，分別從藝術及社會的角度提出討論，作為今次計劃的研究成果。此外，今次計劃亦會把各位前輩的訪問錄像剪輯，並架設網站存放，希望後來的研究者除了通過經整理的文字資料，也可以有另一種媒介去了解各位前輩的想法。

進行計劃期間，我們曾經遇上不少困難，幸而得到很多業界友好為我們奔波聯絡。雖然團隊多次因應狀況調校研究框架，以涵蓋最具代表性的接觸面為目標；然而囿於現實限制，終未能全面涵蓋眾多歷史角度，完成最初的框架設定。歷史是一片汪洋大海，每當我們訪問一位前輩，每找到一項補充資料，都會再次發現有些舞蹈歷史的範疇是今次計劃不能完全涵蓋的。因此，本次口述歷史計劃只是一個起步，拋磚引玉，期望更多後來者參與補白。

城市當代舞蹈團今次獲民政事務局「為主要演藝團體而設的具競逐元素的資助試驗計劃」的資助，並在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、各位前輩及業界友好的大力支持下得以進行「研究計劃：香港舞蹈口述歷史」，為香港舞蹈史料搜集行出了一小步，在此向各位深深致謝。然而，現時有關香港舞蹈的歷史資料不斷散失，尤以演出錄像、劇照、傳單海報、評論訪問等為甚，期望政府、業界及學者都能各盡其力，把這些珍貴的資料好好整理，並期待香港演藝資料館終有成立的一天。